

第十章 湖畔的海棠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年在江南杭州，葉流雲一劍傾樓，不久海棠便接到旨意，飄然返北，自那以後，範閑與她二人便再也未曾見面，隻是偶有書信來往。

然而慶曆七年秋天的那一場驚天劇變，卻讓二人間的書信來往也就此斷絕，北齊聖女，苦荷大師真正的關門弟子，如今天一道的領導者，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失蹤，消失在眾人的視線裏。

就連北齊人，似乎都不知道她去了何處，範閑曾讓監察院四處以及抱月樓，在天下各地打探她的消息，依然一無所獲。她消失的如此絕決，如此徹底，以致於給人一種感覺，世上從來沒有過海棠朵朵這一號人物。

但範閑清楚，這個女子曾經存在過，而且必將存在於世上的某一處，在看著自己，在做著什麼，因為他曾牽過她的手，觸碰過她的心。

隻是他沒有想到，失蹤了的海棠朵朵，竟然會在慶國西邊的草原上出現，而且在這片草原上呆了兩年之久，換了一個鬆芝仙令的名字。

“你沒有什麼需要對我解釋的嗎？”範閑看著她的雙眼，心尖微微抽痛，緩緩開口說道：“比如你為什麼在這裏，比如刀的事情，比如一切有關速必達的事情。”

速必達，西胡單於的大名，從範閑的唇裏說出來，卻不禁帶著一股莫名的譏諷味道，這味道並不濃重，卻格外刺心。海棠微微一怔，旋即抬起頭來。輕輕抵了抵額角的飛發，說道：“你既然已經來了，想必查清楚了所有事情，何必再來問我？”

今日地海棠，作的一個胡族婢女的裝扮，頭上戴著一個皮帽子。看著倒有幾分俏皮可愛，尤其是那些發絲從帽簷裏探了出來，更顯稚美。

然而範閑的語氣依然是那般的冰冷：“有些事情，我查出來是一回事。你親口告訴我，是另一回事...我之憤怒，在於被人隱瞞。被人利用，你知道我的性情。”

海棠微微一怔，將雙手從衣服中抽出來，攔於身前，極為認真地向範閑半福行了一禮，說道：“抱歉。”

雖隻二字。但歉疚之意十足。範閑看著她，沒有絲毫動容。也不開口，隻等著對方給自己一個交代。

“我們走一走吧。”海棠沒有解釋她為什麼會來到草原，以及那些刀為什麼會出現在胡人高手地手中，隻是很自然地提議二人在這茫茫草原上走上一走。

範閑沉默片刻後，說道：“好。”

分開沒膝長草，二人離開這條隱於草叢中的道路。向著荒無人煙的草原深處行去。此時秋日高懸在空中，小蟲靈動於草內。四野一片安靜。隻是一眼的青黃之色，茫茫然地向著天之盡頭探去。

而這一男一女二人。則是雙手插在衣服內，就像是天地間地兩個小點。保持著一個平緩的速度，向著天的盡頭進發。

如果，如果沒有這天與地之間其它地所有，或許這二人願意就此永遠走下去，不要去談論那些會把人的心肝撕扯生痛的問題。不要去談論會讓彼此逐漸遠離的故事。

然而天上有藍天白雲，原上有淒淒秋草，二人行於空曠天地間。始終是凡塵一屬，便是如今走路的姿式，也很難像當年那般和諧，這是不是一種令人心悸的損失。

...

“道門在西胡地滲入已經有很多年了，隻不過一直沒有起到什麼作用，胡人總是很難信任中原來的謀士。”

秋風輕輕地吹打在海棠紅撲撲地臉龐上，她輕輕歎了口氣，張開雙手，感受著草原上曠達的氣息，輕聲說道：“西胡被慶軍打的七零八落，如果想要讓胡人成為一枝可以抗衡慶國，哪怕是稍微拖慢你們腳步的力量，也是一件極難的事情。”

範閑沉默，認真傾聽著。

海棠緩緩走著，看著遠方懸於草原之上的日頭，眯眼說道：“兩年前，師尊逝去之前，將這個任務交给了我。”

“什麼任務？”

“幫助單於一統草原，建國。”海棠麵無表情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你知道地，胡人雖然善戰，但是無數個部落，隻是名義上受王庭地控制，整體卻是散沙一盤，如果無法一統草原，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，怎麼能夠拖慢你們慶國一統天下地腳步？”

範閑冷笑說道：“為了阻我慶國，居然不惜讓草原上崛起一個新興地草原王國，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胡人真的勢盛，會給這天下帶來什麼？”

不等海棠開口，他盯著海棠地眼睛，說道：“在杭州的時候，你曾經提醒過我，胡人狼子野心，凶殘成性，千年以降，均以殺戮為樂...沒有想到，如今你卻要給這群狼穿上盔甲，難道我大慶對你們地威脅，竟然大到你們天一道要放棄道門的宗旨？”

海棠迎著他

，沒有一絲怯意，緩緩說道：“草原建國，豈是一朝成，先師所策之謀，定算當在二十年後...必須承認，當師父重傷回到青山時，我確實被震懾住了，從來沒有想到，你那位皇帝陛下，居然厲害到了如此地步。”

她自嘲地一笑，說道：“既然慶軍鐵騎踏遍天下已成定勢，大齊怎麼甘心成為刀下的魚肉，當然要想些方法，拖緩你們的腳步。”

範閑眉頭一皺，一揮手，止住她地解說，直接問道：“這計策確實毒辣，而且眼光極遠，如果草原王庭真的能夠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國度，我大慶隻怕終生難以安枕，即便打下了北齊，也要時刻擔心西邊地局勢...也便會給你們留下些許可趁之機。”

“但是...”他幽幽說道：“雖然我隻遠遠看過速比達一眼，但也知道這位單於性如鷹隼。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物，苦荷臨死前既然挑中了他。你又怎麼可能讓他相信你的部署，依照你地規劃？”

“你先前也說過，天一道意圖滲入西胡王庭，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，憑什麼你能夠做到這些？”範閑低頭看著海棠腳上地小皮靴，說道：“北齊人已經開始進入西胡王庭。為速比達操持政事，定策謀劃，想必除了民事官員之外。還有一些了解我大慶軍情的軍事參謀...你怎樣說服胡人，接納這些北齊人？”

“你說的是魏無成這些人。”海棠淡淡應道：“他們並不全部是北齊人，也有東夷城與你南慶的子民。”

範閑微感吃驚，看著她。

海棠繼續淡然說道：“這些人隻是單於重金聘來的能者。他們並不認識我，也不知道我在王庭中的地位。我所需要做地，隻是說服單於，一位心胸如海天般的王者。應該擅於接納所有外來的智慧，賓服四海。則需用四海之民。”

範閑地眉頭皺的極緊，看著她，開口說道：“可你還是沒有解釋，為什麼速比達這個雄心萬丈的人。會對你的話如此言聽必從...要知道在胡人地部落中，女人向來沒有什麼地位。”

海棠微微一笑，那張平實的麵容上驟然現出幾絲有趣，看著範閑問道：“你是不是以為我用美人計？”

範閑一窒，不知如何接話。他早已發現，那位單於夜入海棠隱藏的帳篷不止一次，而且那位單於明顯對海棠有某種情思。

海棠笑了起來。看著範閑的雙眼。歎息了一聲，說道：“我生地又不如你美麗，想用美人計。也沒有這個資本啊。”

此時二人間發生了一個極奇妙的事情，當海棠歎息範閑地容顏時，她的手臂似乎不受控制一般。抬了起來，指尖微顫，觸到了範閑的臉頰。在他的臉上滑動了一寸，指尖與麵部肌膚地輕輕一觸，竟是那樣的刻骨，觸動了二人心底最深處的那抹情愫。

當二人發現如此曖昧的一幕發生，頓時都愣了起來。範閑的身體有些僵硬，十分困難地舉起左手，握住了臉旁地那一隻手，握住，便再也不肯放開。

被範閑溫暖的手握住，海棠的身體也有些僵硬。

“我發現我們兩個人走路地姿式很難如以前那般和諧。”範閑牽著她地手，輕聲說道：“或許是擺動時的幅度不大一樣了，如果牽著手，會不會好一些？”

“可是腳步邁的仍然不一樣。”海棠麵容上是一片安寧地恬靜笑意，話語裏卻帶著無盡的遺憾與失落。

“得試一下。”範閑不理會她此時想著什麼，牽著她的手，繼續往草原上地深處散步，天地間隻有他二人，至少在這一瞬間，又何必說些不好的東西。

...

“你是不是吃醋了？”海棠半靠在範閑的肩膀上，二人地手在身上牽的緊緊的，似乎都怕對方忽然間放手。

此時他們坐在一方草甸上，草甸下方是一小泊湖水，湖水的對麵是漸漸西落的太陽，金色的暮光照在水麵上，劃出一道金線，偶幾隻野生的水鴨，在水麵上怪叫著掠過。

此情此景，何其熟悉，就像還在江南，同在湖邊，還是那兩個人。

“我吃什麼醋。”範閑有些不是滋味地說道：“速必達此人，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，就將左右賢王壓於身上，王庭實力雄冠草原，雖然有你的幫助成分在內，但此人確實厲害。”

“你終究還是吃醋了。”海棠微笑著說道，臉上卻沒有一般女子的小得意，也沒有一絲不自在，似乎隻是在闡述一個事實。

不等範閑開口，海棠將頭依靠在他的肩膀上，這名女子的雙肩自幼便承擔了太多事情，雖然從來無人知道她多大年紀，生於何方，但是北齊聖女，天一道傳人的身份，讓她不得不承擔這一切。她也會有累的那一天，她也希望

上的重擔，然後靠一個可以倚靠的肩膀上。

就如此時。

“我是從北邊來的草原，我叫鬆芝仙令。我是喀爾納部落走失地王女。”海棠怔怔地望著小湖對麵的暮日，緩緩說道：“在北邊的草原上，我幫助了很多，帶領著最後一批南遷的部落，來到了西胡的草原上，那些提前來到南方的部落子弟。認可了我喀爾納族王女地身份，所以單於...必須重視我，至少一開始的時候，重視我身後的實力。”

“喀爾納？”範閑回頭。看著她光亮的額頭，幽幽說道：“居然繞了這麼大一個***，為了不讓速必達動疑。苦荷真是下盡了心思。”

雖然海棠說地簡單，但範閑清楚，北蠻難抵天威冰寒。被迫南遷，途中死傷無數，但在草原上仍然留下了逾萬鐵騎。海棠能夠被這些北方部族公認為領袖，一定付出了極為艱辛的代價。

而單於速必達的王庭。之所以可以在短時間內掃清草原上地反抗力量，其中很大的成分。是因為他力排眾議，接收了來自北方草原的兄弟，從而獲得了那逾萬北蠻鐵騎地支持。

如今看來，這些支持隻怕也有海棠的因素在內。

“你是北齊聖女，忽然變成了北方部族的聖女，難道你不擔心被人揭穿身份？”範閑輕聲說道：“我相信你地智慧與能力，單於肯定離不開你的幫助。尤其是在看到某些成效之後，但是你地身份總是一個極大的問題。”

“揭穿什麼身份？”海棠直起了身子，微微一笑說道：“揭穿我是天一道地傳人身份？”

範閑一怔。心想也對，即便單於速必達知道了朵朵的真實身份，但也不會對他的選擇起任何影響。但是北方部落的逾萬鐵騎呢？那可是海棠參入西胡之事最大的力量，如果讓他們知道這位喀爾納部落的王女是假冒的，該怎麼收場？

按理來講。如果海棠被人揭穿身份，北齊人地陰謀就此破裂，應該是範閑和慶人最樂意看到的事情。但不知為何，範閑相信海棠不會犯這種錯誤，或者說，那位已經死了的苦荷大師，不會沒有想到這最容易出問題地一環，所以他靜靜聽著海棠的解釋。

“你對喀爾納有什麼了解？”

“以前北方草原部落中的王庭部族，隻是在幾十年前，就已經被戰清風大帥掃蕩幹淨，從此以後，北方部落群龍無首，加之上杉虎鎮守北門天關，所以再也鬧不出什麼大事。”

海棠靜靜地看著他的雙眼，說道：“你以前最喜歡問我什麼？”

範閑的眉頭皺地極緊，不知道這兩個問題間有什麼關聯，但事關重大，他認真地想著，半晌後猶疑說道：“我最喜歡...問你究竟多少歲了。”他笑著解釋道：“雖然我不介意姐弟戀，但也怕你四五十歲了，就靠著駐顏有術，來欺騙我這個可憐人，老牛吃嫩草，嫩草何其無辜？”

海棠的臉上紅暈微現，一閃即逝，旋即笑著說道：“我一直沒有答你，是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多大了。”

範閑默然，他知道海棠是位孤女，自幼由苦荷大師細心照料，撫養長大成人。

“我今年十九。”海棠忽然很認真地盯著他的雙眼說道：“我地母親，是當年喀爾納王庭逃出來的一位王女。”

範閑有些沒聽清這句話，暗想十九？那自己在北海邊給她下**的時候，她才十四？自己算是調戲蘿莉還是毒害青少年？這丫頭果然比自己小...慢著，王女？母親？喀爾納王庭？

他霍然站起身來，不敢置信地看著海棠，海棠此時抱膝坐著，一臉恬靜地望著湖上的水鴨子飛舞，似乎沒有意識到，剛剛才告訴了範閑一個怎樣驚天的秘密。

“你...是...真是喀爾納族的王女。”

範閑顫著聲音說道，關於草原上的這一切，他都能盤算的清清楚楚，並且針對苦荷留下的陰謀，布置下了所有的應對，甚至在合適的時機內揭穿海棠的身份，也是他的計中一環。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，海棠能夠影響單於，能夠暗中幫助草原王庭建國，所依靠的根本不是假身份，她本來就是...位王女！

海棠抱著雙膝，將頭輕輕地擱在膝上，看著身前的水泊金光，雙眼中微現迷惘之色，輕聲說道：“你果然比我鎮定，兩年前從師父口裏聽到自己的身世時，我的反應比你大多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